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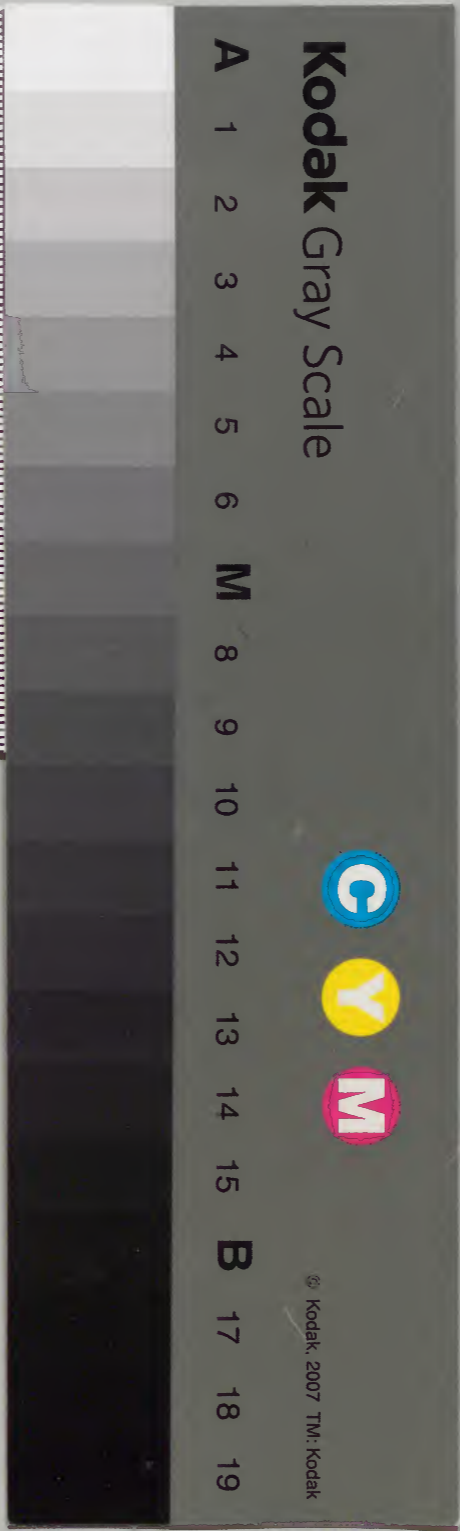
漢書

廿四之五

漢書門			
二	九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〇	二八	二	〇
函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20	
冊數	20 (16)		
函號	307	234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四

百壽

宰相具慶

母壽

三世高壽

三則

二則

大臣壽考

壽而死難

三則

前身

僊俠

二則

嚴闍黎

丁友鶴

張明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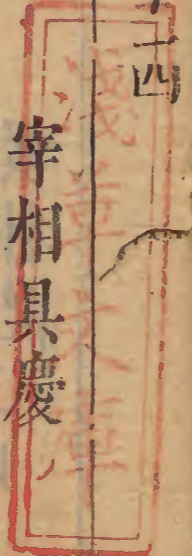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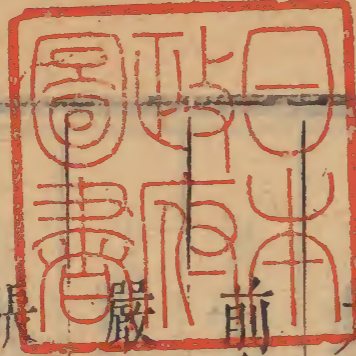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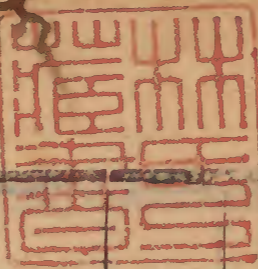
侵隣居

薛滿八

供養報德

樵陽子

三生照水



湧幢小品

目錄

白李

夙慧

升座詞辯

遂初老人

神童詩

雞聲詩

蓮池黃花

韓五泉

士榮議論

染巢鵲

捷對 七則

公車有名

袁氏神童 二則

識難字

書大字

異林記 三則

大年 三則

終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四

湖上朱國禎輯

百壽

大壽字一軸御史張敦之家藏者張始祖曰子成
 贅周景端氏景端無子盡產遺之此亦其一自子
 成傳六世至敦書畫多蠹腐此貯神龕中得獨完
 取而裝潢之字崇四尺有七寸廣殺其寸之六楷
 體黑文其點畫中皆小壽字白文一一作別體滿
 百無一同者自庖犧成八卦頡皇創六文而字書

浸繁秦有八體漢有小學十家世增人益至晉徐
安子已集五十六體矣齊王融又圖六十四書韋
仲定爲六十九種謝善塤增九法合成百體繁不
已劇邪庾元威書十牒屏風作百體若懸鍼垂露
金錯玉文鶴頭虎爪倒薤偃波與夫日月風雲仙
人科斗麒麟龍鳳龜魚馬羊猴雞犬豕以及銘鼎
幡信摹印刻符署胡蓬相行草飛白無不備矣然
他書若填奠螭脚猶有所遺蓋書之作比類象形
而成文物類無窮則文字亦無窮也奚啻百體哉
今壽字百體多晚出而鮮古傳然非精書者不能
爲考其間時有疎繆蓋傳摹之本然大字宏壯若
樓閣小字精微如刻鏤而一字百體世所希見足
以聳奇觀資博識亦可謂難得者

宰相具慶

唐至玄宗宰相二親具存者惟郭元振一人國
朝則常熟嚴養齋訥興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
岳居正

母壽

趙隱父存約死李絳之難隱與兄騭廬墓十年闔
門誦書躬耕不仕後親友敦勉始應舉歷官宰相
騭亦至觀察使既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慶
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
以安輿臨觀宰相帥百官拜恩于庭回班候夫人
起居縉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濟皆有母遂踵其
禮子光逢光裔或胤皆顯

永樂中夏少師原吉元宵奉母觀燈 上撤御膳
以賜仍賚鈔二百兩 庭臣往賀 世宗朝熊太宰

浹唐太宰龍各有母年九十餘生日皆被賜賚

宮詹孔公恂大學士李賢之壻其子彥喆賢而早

世配王氏守節表閭年至百二歲

三世高壽

世廟朝崇德隱士周德茂年百有三歲子年皆七十
餘孫且五十扁其堂曰上壽其曾孫爲給事中猶
及見之

章皇帝時韓王護衛朱氏者父子皆幾伯歲又皆身
見玄孫 詔褒之復其家月 賜石米二帛

大臣壽考

我朝閣臣壽最高者惟劉洛陽健年九十四我浙
魏尚書驥年九十八蕭山人胡尚書拱宸年九十
四淳安人陳尚書雍年九十三餘姚人皆官南京
皆高壽皆致仕歸皆存問完保名節先後相望真
盛事可述我湖茅鹿門坤孫屏石銓皆嘉靖戊戌
進士皆憲副皆九十餘皆多子皆過後戊戌數年
近年陸宗伯樹聲九十七華亭人楊太宰巍九十
三海豐人畢司徒鏘九十二石埭人方侍郎弘靜

九十五歎人

壽而死難

壽高是美事然儘有老而受禍者高要人梁致育
字遂初以明經舉鄉試爲訓導六典文衡志行高
潔致仕家居與修郡志天順二年被流賊掠去逼
令講書厲聲罵曰蠻奴若曉禮義必不爲此賊不
忍害以竹輿舁之時年九十六目瞽謂舁者曰至
涇口深處自我遂投淵而死嗟乎篤老盲人何不
先一二年考終而構此難耶子穉孫瑜曾孫鏞皆

舉于鄉有清白聲

王英字邦傑益都縣人性剛果善騎射爲莒州千戶至元中毛貴兵至英年九十八謂子弘曰我世受國恩今老矣雖不能事戎馬尚忍食異姓之粟求生耶自餓歿嗟嗟命當餓歿乃與高壽數固不可逃耶

前身

大明寺前有平山堂歐陽公守揚州時所創負堂而望江南諸山歷歷在簷楹間與堂平故名公政暇輒往遊嘯咏竟日而返及歿後有右司郎中糜師旦慶元十一月遊堂中宛如疇昔所經獨歎惜壁間字畫堂前楊柳之不存耳翌日渡江適其兄侏京口卽移柳數十本屬揚帥趙子固爲補植且寄詩云壁上龍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一生企慕歐陽子重到平山省後身是夕舟行兄弟對語至戊夜方寢晨起師旦逝矣先是公登第時過婦家姑蘇之黃渡飲於園亭夜半忽屏間有大書太師字秉燭聚觀墨影隨滅人謂公他日必遠到

至是始悟歐陽官至太子太師益驗後身之句云
萬曆中我郡吳平山秀來爲守見堂額同其號大
喜曰此爲我也大加藻飾復築梅花嶺增亭館其
上爲一郡勝槩後爲忌者所毀而平山石刻二大
字携歸砌于家園玉皇祠之下曰歐陽子有知必
能亮我心也

僊俠

寇萊公有妾蒨桃隨南遷再移光州蒨桃泣曰妾
前世師事僊人爲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
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
公當爲世主者閻浮提王也公不久亦亾有僧克
僅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僅詢問後騎曰
閻浮提王交政也

萊公謫雷州道經我湖至安吉有霧山寺僧異其
貌禮之畱欵數日題其壁而去

巖閣黎

王梅溪少時有鄉僧每見必謂曰此郎嚴伯威後
身也王不曉所謂旣而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

日嚴闍黎字伯威汝祖母賈之兄吾之舅氏且法
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有聲江淞間爲
士俗所推重汝父母以無子爲憂禱求甚力至政
和壬辰正月師卒汝祖一夕夢師至其家手集衆
花結成一大毬字汝祖而遺之曰孝祖君家求此
久矣吾是以來忽不見是月汝母有娠至十月而
汝生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兒時能誦千言
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且符所夢又謂
師死之月汝卽受胎故云王幼從學鹿巖人有指
其眉垂目藏而斲之者表丈賈九孿曰此子眉目
類吾伯嚴闍黎他日能文未可知王曰闍黎智慧
縱未脫輪回當復生人間世爲大善知識胡爲於
滅度之後現此窮薄困苦之相王嘗寫字作文詒
寶印叔父叔父曰人言汝吾師也文僅似之字乃
爾不同何邪嚴闍黎尤工筆札主頗拙于書故云
因自嘲曰嚴闍黎汝前生食蔬何多智子今生食
肉何許迂因爲之記

丁友鶴

成化中大宗伯周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
一異人謂曰吾卽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
要周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周官南京翰
林日以詩訊太守三原王恕曰生死輪回事杳冥
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
姓丁王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訊之羅文節曰友
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
建文元年歿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
士卽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爲異迥合牟祐房瑄之
事云

張明經

張越吾三輔人明經待試中煤毒死無子止一女
曰喜姐字同鄉李上舍子死之日李在北雍因經
紀其喪檢閱篋中裝有珠一封題曰備喜姐女粧
李悉識而封之爲護其喪歸甫抵家張婦出哭而
謝備陳所爲經紀事若目見者李異而問之張婦
曰先凶問未至妾有夢夢夫君倉皇歸家言死後
得君周旋今我爲江都城隍當時時歸家視汝李

異之凡五六年忽一夕李夢張至其家呼曰我得
投生人世在高唐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
爲之子秀才名接武六年後謁選當貳某邑時喜
姐計已適君子當携之行經高唐幸爲我少駐須
遣來童一訪我與女一面來童其故臧也李驚寤
識之及期謁選果若夢所擬乃携家過高唐遣來
童訪之過城約十五里許問所謂林秀才名接武
者人云秀才已告衣巾矣前牆門內有兒坐其間
看卽其家也來童至彼未及啓口問兒兒卽呼之

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
汝主張越吾也已則李夫婦與喜姐來兒初持李
泣且謝之已携喜姐手以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
州守曹某上其事于郡郡伯羅檄召之林生抱兒
入兒長揖稱羅曰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語前生
事歷歷

侵隣居

朱瑄鄞縣人弘治中督漕運嘗以微疾卧郵舍謂
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其以語我吏曰里中有陸

氏者姦而橫侵其隣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己宮室苑囿所餘唯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喑數歲游于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邪家人大驚已而復喑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朱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問之亦皆曰信後朱遇人必以告焉

薛滿八

薛鳴岐閩人父曰如岡生三子長卽鳴岐少頑犢不馴而有幹濟才以倭難同父母避居三山貿易爲生饒機變射利如隼不十載累千金駸以驕奢妻俞氏伎婦人也相與計吾夫婦勤苦有尺寸而仲季安坐享之不能平因時相鬪鬪母從傍解之擲鐵器中母額幾殆父屢誚責不悛將訟之官鳴岐挾利劍恐喝其父曰訟我我卽屠若家父無如何則以丙夜焚香書其罪狀訴之帝如是久之忽夢一道人語曰汝前生嘉善人也尉嘉祥家二十口有金三百兩遇強賊薛滿八盡殺死沒汝金今

來爲汝子父醒書之籍心念此兒以償債來其不
久矣遂罷不復訴未數日鳴岐疾作徧體如刺號
呼之聲人不忍聞屢自經求死家人持之則叩頭
求哀曰速與我死免人磔我也其舅臺山先生方
爲諸生往視入門卽呼舅救我曰何方可救曰與
我死卽救耳如此者彌月乃死俞氏屢舉子不育
妾遺腹生子未周歲亦歿遂絕不嗣而如岡收其
遺貲歸故居與妻葉皆以安樂壽考終

供養報德

咸寧胡叔元字允卿第嘉靖乙未進士時終南有高僧淨敖戒行脩潔始居寧夏寧靜寺與元大王父璉友善嗣後元王父襄陵尹汝楫至咸寧而淨敖亦來居終南豐德寺論文益厚襄陵子姓以師事之敖每言曰吾受若供養厚吾當爲犬以報若德正德甲戌四月十九襄陵假夢見敖入室已而變虎躍出驚寤語其子佑異之語甫畢佑之室生元矣時漏下乙夜及明聞叩門聲訊之敖弟子來曰師夜二鼓示寂矣襄陵益異之歲當甲戌其爲

沙州八品 卷二十四 十一
犬之驗乎遂以和尚名之及長不茹葷飲酒弱冠
登甲午鄉薦明年連第忽忽不樂無何病大漸乃
言曰功名誤我時父佑在都爲裏巾幘元攬鏡顧
視笑曰原一僧也易形爲儒今乃裹巾若道士然
本來面目固如是邪語畢而逝

樵陽子

蜀灌縣青城山有樵子大足縣人姓雷方誕育有
踞而募于其門者父母因呼之曰化緣可二歲隨
父母往安縣父母皆死縣民陳和養爲子凡十餘

歲陳夫婦亦死遂投青城山下童翁家童又貧無
所得食則入山斫柴售灌縣人以活灌縣人持升
米或碗許米市其柴盡一擔樵子不計也一日入
山天大雨雪迷失道益深雪盈六七尺許所見惟
高厓萬丈古木架陰壑飛鳥都絕忽一老人鬚眉
皓白執拂子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頽腹便
便衣大袖紫衣亦來共坐如是累月並有所指授
已乃導樵子大樹下指曰是中爾前身所托也坐
樵子石上設十二拜禮甚恭號之曰樵楊子人因

以稱云老人既去樵楊子徘徊巖谷間往往聞隔
厓彈琴聲或人聲及跡之無有也結跏趺大樹下
凡百數十日敗衣掩形頽然稿木采藥人遇而恠
之佛耶仙耶頗以語灌縣人轉相語羣走物色識
爲童家兒是兒陷雪窖一年久矣曷不死寒餓死
虎狼乃作如是相事聞灌縣令景某駕而之山中
臨問狀所對斑斑應古記非童子口吻也自言吾
前身在樹中令便使人斫樹樹轟然若雷震者火
發其腹割然開現委蛻焉髮垂額覆領指爪繞身

其貌像則樵陽子也令驚嘆而返尋並蛻坐處得
一石匣匣有文字秘不傳有布衲有鐵冠絛樵陽
子先自有劔劔柔繞指今失所在其時令下教製
龕奉樹蛻築菴居樵陽子於是其名一日傾動州
郡士庶競來瞻謁樵陽子遽能談人未來事又能
已人疾來者愈益多苦之乃避匿安縣之天池山
士庶則亦走天池趾相錯其自鄉薦紳以迨官長
車蓋相望而獨石泉鄧令某憮墨吏也問丹何居
樵陽子云爲令廉而仁是官人外丹令疑謂已而

孫弁某將因緣爲功陰教令名之妖人上變告臺
司追捕母釀亂事下成都張丞某逮治樵楊子朴
野至則箕踞而許丞大恚罵何物囚敢爾痛撈之
無苦也繫囹圄三月獄上而王觀察某持廉其非
辜覆丞牘身爲白艾中丞穆是夫童而好脩安所
涉人間世而惑衆爲事得解久之譚中丞希思來
檄所司卽向所築菴建大通觀遣還山厥後凡開
府及領藩臬至者率召見樵陽子率一再往不拒
願其意忽忽不自得會毘陵吳叅政捧表過家
謀挾之來江南樵陽子洒然從焉來則止永慶寺
亦數過錫山龔方伯勉城南別業稍一游武林西
湖所至江南人就徵未來事若丐已疾者麋集樵
陽子不甚答間露一斑卽往往奇中其在山專餌
生黃精出乃復火食食止蔬素然終歲廢便溺良
有絕異者故未名強而自名曰思道亦書出山後
事未幾辭去相傳其大父孔文進士也與內江趙
文肅同榜友善父鳴春

三生照水

海幢小品 卷二 一四
川中王李趙三生幼同學後王官都督僉事李官
方伯趙則老儒家貧讀書不輟一道士能知輪迴
三人相約往扣令注水自照都督見一虎出穴獵
夫睨而彎弓方伯止一猪首老儒則垂齟諸生鼓
樂迎綵亭榜曰神童云

白李

洪武巳酉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長尺許廣可
二寸有楷書秦白起三字

雲南趙州永樂間雷擊死一夷人未判其背曰木
子唐朝一佞臣罰他干劫在牛羣而今逃脫爲夷
士霹靂來尋化作塵火烙字曰李林甫

夙慧

凡早慧者固天授之奇亦因前生夙習未及發而
轉十後一見其奇也相傳聞戴大賓少年及第未
幾死櫬歸父發而視之瞿然一白鬚翁也可見老
而久煉則復少容少而速殞則見老態去住總只
一人老少亦何分別

升座詞辨

員半千之孫俶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坐人皆屈乃
李長源之甥也

遂初老人

王應麟之孫厚孫八歲能詩十歲能詞賦爲象山
教職調浦江歸養累薦不起自號遂初老人性介
潔文法三代兩漢有遂初集三十卷

神童詩

汪洙字德溫鄞縣人九歲善詩賦牧鷺黌宮見殿
宇頽圯心竊歎之題曰頽回夜夜觀星象夫子朝
朝雨打頭萬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上
官奇而召見時衣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
耶應聲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
先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詮補成集訓蒙學爲汪神
童詩登元符三年進士仕至觀文殿大學士謚文
莊仁厚忠孝著聞于時子思溫思齊孫大猷皆至
大學士

雞聲詩

劉崧字子高吉安府泰和縣人舊名楚國初改

今名性仁厚且穎悟絕人七歲能賦詩世父夜寢
聞雞聲因命爲題應口成一律末云喚醒人間蝴
蝶夢起着天上火龍飛力學不倦遊南昌有稱十
才子者皆出其下

蓮池黃花

陳宗遼海衛人性穎悟異常初城南蓮池忽生黃
花一莖其大如盤色艷甚一術者見而異之曰是
花世所罕有城中當出一奇士未幾宗果生四歲
能書五歲善文號神童尤長于篆刻十八成進士
任刑部主事宣廟奇其才陞爲尚寶少卿卒年
二十七遣官諭祭

韓五泉

韓苑洛先生之弟邦靖字汝慶號五泉有奇質少
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若有所思父蓮峯先生問
故曰若是則武王非乎蓮峯爲福建按察副使渡
江母子各一舟五泉泣請同舟曰豈以波濤叵測
父母皆不可離耶以百餘錢擲于地命一視卽收
答曰錢若干悉如其數百試不差皆五歲時事嘗

與客奕背坐不視局以口對奕者始終不差一着
與苑洛公二十一同舉進士二十二同爲部署二
十七同以進諫罷三十四同起用爲參議然三十
六竟卒而苑洛爲尚書五泉孝友過人詩亦清發
奇士也又先後同下獄

士榮議論

苑洛外孫張士榮南陽人九歲讀書皆識其義年
十七從苑洛于京問以致太平之道對曰今之舉
子業與前代不同經書傳註皆 祖宗之制律例

者國之成憲今爲文不詳傳註治獄不依律例祖
宗制度違越如此況望其學古議事欲致太平必
先正此二者蓋致天下之治在郡縣而它日爲吏
皆庠序之士也苑洛又與僚友贊一大臣士榮屏
後聽之客去進曰所論兒姝未諭大臣與言官不
同言官遇有缺失卽當言大臣審其必見納方可
言若明知不能行身徒竄殛取美名使 朝庭添
一過舉四海加一瘡痍非大臣忠愛之實惟日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苑洛大奇之後卒年僅二十八

苑洛深痛惜之

染巢鵲

王佐字廷輔山西遼州和順縣人父義爲譚城驛丞有中貴駐驛久不肯去人厭苦之佐方幼夜密令人取庭樹巢鵲黑身朱喙而縱之中貴見之驚詰館人皆驚以爲不祥遂去佐舉成化戊戌進士官南戶部尚書子雲鳳號虎谷官僉都佐廷試時黃榜填畢少一卷求之不得或曰狀元卷封內若有一啓之則佐也遂足榜尾名之首尾亦有數如此

捷對

郭中允希顏泰和人幼時與一長者浴於池偶一龜浮水上長者出對云龜浮水上分開綠中允對云鶴立松梢點破青長者奇之妻以女尹文和公直少入學堂嘗穿圓領塾師眇一目出對嘲之云牧童也學穿圓領應聲對云瞎子何曾見大衣衆皆失笑

翁邁字仲和崇安人年十三以聰慧爲郡舉首邑

宰歐陽竦試以對曰筍出鑽鑽天應聲曰草生釘
釘地郡守元暕以幼不甚禮之問曰小解元讀何
書應曰詩之相鼠篇蓋諷之也守無以難迨宴鹿
鳴小妓就之覓詩卽題云年未十三四嬌羞懶舉
頭爾心還似我全未識風流守大稱賞

陳祐山汝弼之子敏勛少慧九歲從祐山鄱陽舟
中祐山指筆架作對云筆架如山應聲曰碁盤似
路又曰蘇家三父子文章可法對曰程門二弟兄
德義堪尊未幾卒祐山平湖人進士官給事中彈
汪太宰鏊謫官詩文清麗長子敏功亦舉進士官

布政

蘇福潮陽人一日惠來人有夙慧再歲而孤五歲不言

一日見道上死蛙日出字也聞者驚異時有驛丞
遇福拾穗隴上戲曰拾穗與神童應聲曰折梅逢
驛吏矢口成章下筆若有神助率多此類所著有
秋風詞紈扇行及賦三十篇卒年十四

此段一作董圮

周一經貴谿人六歲從父入郡晨旭方昇顧使屬
對曰東方日出天開眼應聲曰西嶽山高地出頭

又王格京山人五歲父讀書蘭若來省侍几側令對曰春臺四角正應聲曰佛殿兩簷高後皆舉進士爲顯官

張辰陝西安定人穎惠絕倫二歲從父官上黨所過山川道里廐置若城郭廨宇園亭久而不忘指畫成圖所問響應不窮父嘗以句屬對云晚霞高掛無煙野火燒空應聲曰新月初懸沒綫銀鈎釣海平涼趙中丞浚谷父之受業師也聞其奇使侍立而試之曰一日心存十二時對曰九重策獻三

千字又故難之曰秋雨連綿簷前如奏九雲音丁當當驚迴幽閨淑女夢夢不成夫戍蕭關對曰春雲縹緲空中似放五毫光往往來來動起他鄉游子思思無窮覩雷瀚海以諸生老子國紳進士戶部主事

公車有名

崑山張玉山廷臣與吳中英歸有光俱有名公車玉山父寬爲錢唐令方五歲署中火覓公不得乃自寢抱印出走矣有僞檄至公識之問何所得曰

以前檄篆得之有壑客邀公飲西河而王具乃一
吏拂衣歸偵之則吏以侵藏錢見告是時甫八歲
後不第死孫棟進士都給事少卿有直聲文柱舉
人爲同知稱良吏

袁氏神童

倭人貢道蘇州聞袁永之之名延見唱和累日贈
以奇珍時年十餘歲郡中譁傳袁氏有神童

袁後年二十四發解次年登第二甲傳臚庶吉士
張羅峯嫉諸吉士請外補習吏事得刑部主事改
兵部官提學僉事卒胡端敏深重之

袁改武選主事部署忽火莫知所起須臾焚燬盡
與陳侍郎俱下獄部有巡風主事楊姓者宜往公
代之未及入而火作公獨承不及楊榜掠百餘謫
戍湖州過潯中題詩于御書閣壁間至湖寓慈感
寺郡守長樂陳令諸士從受業拒不受凡三年
哀冲太子生赦歸又十年薦起爲南兵部

識難字

嘉靖年間御史余光薦聞喜縣異童董應嘉年三

歲未言四歲始言一言自能誦千文及大學序能識千文難字其父董才抱以視光光試之得實且知俯伏興拜從容循序略無嬉懼奏聞光江寧縣人子孟麟甲戌及第余官南中識之年七十九生子後竟無嗣也

書大字

萬曆甲午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嶼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四歲時貴陽馬御史文卿按廣東召之見抱膝上令寫手甚小握甚固作字如碗口大揮灑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焉之未可知

丘養浩晉江人三歲父抱謁外氏他日潛往家人愕不知所向覓得詰之答曰門墻紅圻折而小巷知爲外家也蓋外家巷連學宮公早慧卽能辨一日游戲外氏園中拾巨珠以奉外祖祖曰何不與爾母答曰寔翁家物安得奉母

異林記

所輯夙慧數欸甚少惟異林記詳備今并大年一

款稍訂正錄於後然出於玄禪二門者洗滌又當別論削去之

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出驚顓頊十歲

佐少昊帝王世紀禹年十二為司空代鯀治水出傳蒲

衣子八歲舜讓以天下尸皋子五歲贊禹項橐七

歲為孔子師列女傳周靈王太子晉八歲辨服師曠

逸周書魯仲連十二折田巴於稷下魯連甘茂之孫

甘羅年十二為文信侯見張唐使之相燕羅請躬

說趙王趙因獻秦以五城秦國策漢楊烏九歲與其

父子雲太玄有荷戟入榛之語劉向別錄張霸七歲通

春秋號張魯子益都耆舊傳張堪六歲受業長安號曰

聖童宛人任賢年十二明詩易春秋號任聖童後漢

書孔融十歲盛憲見而異之下車載歸結為兄弟

升堂拜母會稽典錄楊周七歲時孔君平詣之設楊梅

孔問楊梅是君家果耶周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

家禽金樓子何宴七歲明慧若神魏武奇愛之養於

宮中欲以為子世說新語賈逵十歲暗誦六經王嘉拾遺夏

侯淵之子榮字幼權七歲屬文日誦千言經日輒

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利榮一覽

卽能歷舉其鄉邑名氏郭頌世語魏武幼子蒼舒生五

六歲智意所及有過成人孫權曾致巨象欲知其

重舒令置象大船刻其水痕稱物校之卽得輕重

魏志王弼十歲便好老莊通鑑能言何宴題曰斯人

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世說注陸士龍六歲便能賦詩

時人以爲項託楊烏之儔世說注何遜集初傳入洛

元文遙時年十歲一覽便誦邢邵謂此殆古來未

有後魏書梁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

六經簡文帝六歲能文攬筆立就武帝以重

之出梁書顧歡六歲作黃鵠賦謝貞八歲作春日問

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爲尚書王筠所賞虞荔

九歲徃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俱出

南史王勃六歲善文辭九歲作顏師古所注漢書指

瑕以擿其失李百樂七歲知瑯琊之稻出左傳注

開元間召能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童子員俶九

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是日俶又薦其舅子

李泌泌年七歲召入使張說試以方員動靜說因

賀帝得奇童

新唐書

賈言忠數歲諷書日萬言七歲

以神童擢第

唐世注

聞喜人裴敬彝七歲解屬文性

大端謹號為甘露頂

舊唐書

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

王討王行瑜入觀獻捷昭宗異之曰此子有奇表

可亞其父賜以瀉鷺酒卮翡翠盤因號李亞子

此夢

瑄

宋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其大旨父積書坐

旁命客就試酬答如響

出宋史

晏文獻殊楊文公億

皆舉神童晏年十四揚年十一真宗親試九經不

遺一字又試詩賦請不五賦乃已

葉少蘊避暑錄

金太宗

時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七

傳語孟章宗時益都童子劉住兒年十一能誦大

小六經工詩賦所書行草有法孝行夙成召至內

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賜經童科出身

俱出經史

國朝李文正東陽五歲以奇童舉楊少師廷和年

十二舉鄉試高等

弇州別集

李文正公東陽六歲時與

學士程敏政皆以神童舉 純皇召見過宮門不

能度 上曰書生脚短李對曰 天子門高時

上御羞有蟹 上持示二子曰螭鱗一身鱗甲東陽

對曰蜘蛛滿腹絲綸敏政對曰鳳凰遍體文章

純皇贊曰他日一個宰相一個翰林卒如所言雪濤小書

群臣皆賀

佛言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得四神足及得四諦

之法增一阿舍利弗生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

一切義摩伽陀國嘗設大會作樂談義舍利弗便

陞論狀結跏趺坐問答之間辭理超絕智度論釋道

安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十二出家神聖聰敏師

與光明經一卷不減萬言安覽畢即還其師覆之

不差一字釋寶誌產鷹巢中手足皆鳥爪朱氏婦

聞其啼梯樹取養之七歲依鍾山僧出家修習禪

業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釋法聰八歲出家

卓然神秀陝郡人辛七師十歲好浮圖法日閱佛

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俱出神僧傳曇無讖本天竺

人十歲誦呪聰敏出群日萬餘言初學小乘後得

樹皮涅槃經讀之驚悟北涼錄

大年

周穆王一百三十四歲召公奭一百八十歲出王克論



衡 一云召公百一十九歲 竹書紀年 太公望百四十歲

金石錄 老聃生子殷時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積

八十餘年入大秦時蓋二百餘歲 高士傳 卜子夏一

百三歲 出榮齋隨筆 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

八十歲兩目皆盲 出桓譚新論 齊東宮得疾隱居嵩岳

壽三百餘歲 出嵩山志 後魏正光初有隱士趙逸來京

師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號為聖人

不聞養生自然長壽言郭璞為吾筮壽五百今始

逾半蓋二百五十矣 洛陽伽藍記 魏侍中羅結一百七

歲猶總三十六曹事百二十餘乃卒 出北史 梁鍾離

思遠百一十二歲凡七娶妻有子十二人 出南史 漢

丞相張蒼年老吮婦人乳汁得百八十歲 抱朴子 荆

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

元始百一十六歲乃卒 出南史 梁武帝太清元年海

中浮鵠山有女人年三百歲遣使獻紅席有女道

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歲 出南史 唐開元東封太原

人于伯龍詣闕年已百二十八歲其子老死兩孫

隨行各年七八十歲 出舊唐書 唐南昌人錢朗累官光

海州府志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祿卿百七十乃卒出一統志唐會昌五年胡杲吉叟與

白樂天于東都履道坊為九老會洛中遺老李元

爽年百三十六歲杲八十九叟八十八劉真八十

七鄭據八十五盧真八十二張渾七十七白居易

七十四出白氏長慶集宋初羅浮山有陳崇藝者年百二

十自言兒時見山下有船數十今去海四里矣羅浮

山記宋太宗時瓊州人楊遐舉年八十一其父連叔

年百二十二祖宋卿年百九十五並存猶有九代

祖居雞窠中如小兒見人出頭下視不語不食出

微志又池州有一村皆查姓有翁媪兩入是其村

不知幾百歲各長三尺腦後一髻擁以綿衣唯露

首面兀如土木但目能運轉舌能舐酒夷堅志

國朝親郡王壽考者肅恭王貢鏞東阿王秦懋俱八

十一益恭王厚炫堵陽安僖王同鉉內江莊懿王

友藩襄陵恭惠王範址樂平定肅王冲焚俱八十

二襄陵安穆王徵鈴唐山恭懿王勛澂俱八十三

慶成恭裕王表樂八十七安化惠懿王秩炆八十

八襄垣安惠王仕坯九十一坯子成鏐襲封年九



十二見封長曾孫充煌乃卒

王弇州別集

國朝大臣眉壽至九十者陸文定樹聲九十七

于穀峰集

江侍郎治九十二

謚議公冊

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

健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尚書胡公拱辰尚書

陳公雍大理寺卿葛公浩俱九十二王尚書學夔

九十四湛尚書若水應尚書大猷俱九十五南兵

部尚書郭宗舉九十刑部尚書錢邦彥喻茂堅俱

九十一

王氏別集

大臣八十以上者胡忠安淡韓司寇邦問蔣恭靖

瑤方尚書鈍俱八十九鄒宗伯幹殷司寇從儉李

太宰裕張太保子麟馮司寇岳俱八十八王恭靖

璫潘恭定恩俱八十七馬端肅文升林司馬瀚韓

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簡友璣劉清惠麟董宗伯

份嚴分宜嵩俱八十六王靖遠驥孫司馬原貞焦

泌陽芳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肅翱賈文靖詠

朱恭襄希周呂少傅本俱八十四黃文簡淮胡賓

客儼尹文和直陳太保金謝文正遷毛文簡紀羅

文莊欽順顧官保應祥胡司寇松俱八十三俞司

寇士悅雍司徒泰洪太保鐘徐少師階王別禮部集

侍郎習禮八十九戶侍郎萬虞愷大禮卿夏時正

八十八右副都御史孫曰良年八七都督同知吳

良洪武中以蕃將來降成化中卒年九十九弇州別集

太守林春澤一百四歲太史王革一百歲出王同軌耳談

韓府郡牧所千戶朱政言其曾祖信百六歲而終

祖全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俱見存弘治中入倉

狀元毛澄祖毛弼百歲有司為建人瑞坊洪武中

崑山耆老周壽誼百十六歲入見賜宴及鈔幣天

順中京師人茹大中百有四歲入見便殿賜宴并

冠帶命禮部尚書姚夔造其第賀之成化癸卯濟

寧人王士能自言百二十又三年乃卒弇州別集北京

良鄉人孔無似年四百歲御史金燦召見與之飲

食即仁寶七修彙內鄉李子田為池州同知時有老人百

七歲來見內丘有向指揮百十七歲浙川縣人賣

大用一百三歲順陽趙相百歲新野李老百十餘

歲鄧州郭陵母一百七歲潁州姚老百有六歲其

妻亦百歲內鄉人羅紀可歲崔舉百有二歲出李子田



於塙
注筆

中秋前三日看
時甚雨烈風

述齋記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五

御藥醫

三則

性藥名言

太醫用藥

五則

禁獄

醫民

用時文

書蠅

本草

灰性

醫不治老

寒疾免禍

熱疾得寶

奴婢瘡

搯瘡

膊字

指紋

性病 二則

二國公

二主事

二御史

四中書行人

病舉人

星相堪輿

無生日無相

庚甲相同

鶴雛 二則

李口許頭

官太師

高低眼

識張羅峰

侍郎鼻

形似

神術

長人 二則

資表不足情

尼山龍虎山

撇維樟鎖

照天燭

狸眠 二則

天馬山

蝦子

預卜佳地

兼水禍福

崇明三沙

禮部井

土龍

八卦獻地

坏土善祥

不可求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五

湖上朱國禎輯

御藥醫

御藥煮二服為一服候熟分為二器御醫先嘗次院判次內官其一器以進御

戴元禮 國朝之聖醫也 太祖臨崩召至榻前

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頭汝無恐 太孫即位誅諸

治疾無狀者拜元禮 獲諸王奔喪 太孫道

太祖語哭問狀勞之遼王題仁義字大軸肅慶二王

為贊詠以賜

景皇帝御醫徐樞有名帝嘗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人以為藥諫云

性藥名言

吳傑號暘谷武進人學無所不通更精于醫遇奇疾尤效正德末為院使嘗曰調藥性易調白性難挈出性字方可言醫人以為名言

太醫用藥

列聖大故太醫僣罪未見確據惟孝皇有疾太醫進藥鼻血驟崩蓋誤用熱劑也御藥局太監張瑜醫官施欽劉文泰等四人皆下獄據正律誤用御藥大不敬當斬是時刑部尚書閔莊懿珪左都御史張簡肅敷華尚書掌大理寺事楊康簡守隨皆名賢也僅引交結近侍官員例絞當時議者猶恨獄未蔽法方朝審奄李榮阿內意欲從矜疑康簡泫然曰先帝梓宮在殯臣子幽憤方殷君父事誤與故同律以春秋許世子之義豈可曲貸李亦

泣下乃加杖盡法

劉文泰卽是傾王三原大宰爲丘瓊山所庇者瓊山未幾捐館而文泰竟坐大辟人謂有天報焉然此輩皆以醫官坐誤而方士又當別論方士外道其書妖書其言妖言李孜省王金是也孜省是房中之術觀萬安所進御篋之書可見其初遣戍後以內侍蔣琮之力方置之死琮之功大矣王金是符籙斬之非過而招中引及先帝遂爲高中玄

藉口

武皇疾甚諸內侍皇急以二萬金募人療治無賴者鋒起自效大學士楊石齋上言聖體違和臣等殊切瞻戀昨司禮監官傳諭聖意令臣等擬旨博訪精通醫藥者臣竊惟天下名醫聚太醫又選其尤者入御藥房但當專任信用自收萬全之效又何待求諸草澤僥倖未試之人哉况治疾之術調攝爲上醫次之若調攝少有不節則醫藥亦無速效伏願皇上慎重啟處勿使勞逸之失宜調節飲膳勿使滋味之太過但凡一應玩好可以惑亂

聰明傷損元氣者皆不使少干。聖慮自然百體康豫萬福駢臻上可以慰九廟在天之靈下可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矣事遂得止此辛巳正月初旬事時去晏駕尚六十餘日未必非從容調治所延萬一如內侍言藥投卽有他故石齋何以自處以近事觀之普天同恨可以永鑒矣

疾病大約多起于酒色而帝王爲尤甚。武皇病根已深南郊一獻嘔血而黯景象可知吳暘谷爲院使先一歲在臨清固曰病急矣幸可及還內耳還而猶能支持百餘日則藥之功也。貞皇之病止是虛弱尚能視朝大黃劫泄後猶能延見羣臣傳宣取藥親舉玉盞若以溫平之劑緩緩滋養自然平復乃進紅鉛助火之物一夕遂致大故誤之一字罪安得免况武皇時內臣縱惡極矣凡事閣臣不得自專而此事尚傳閣擬旨閣臣猶得執正今一槩順從自以意行之可乎

或曰誤則坐罪甚輕今當如何擬議曰在齊民有誤有故天子其可誤乎誤則大不敬與盜大祀神

御物偽造御寶同科皆斬若曰故直以謀大逆論
蓋其下註曰謀毀宗廟山陵宮闕天子一身宗廟
之主也故下它藥不利于君非大逆而何故必有
謀謀則有主使矣在十惡中俱服上刑不忍言不
可言暗暗藏影俟人理會乃誤字入第六款有分
別有次第律意之精如此楊康簡曰誤與故同余
猶以爲多一層不若從天子身上起見看得誤字
大更自直捷其誤而杖止一百者乃小小出入無
關大故者也不可曲解尤不可錯引

禁獄

我朝制度嚴密尤慎于刑獄 二祖多由錦衣衛發
落此所謂天斷也不必言自後必經法司招擬以
上然事干宮禁如天順丁丑徐正嘉靖壬寅揚金
英兩獄事如何成招成則非臣子所敢言不則事
體重大無徑自下手之理若曰 旨出宮中自來
無內降極刑之事况刑人于市誰人蒞之卽如郭
申允之戮亦必會議題本方票嚴旨行事則以前
兩事諸公試設身處此當如之何大約變出理外

事外傾刻立決并其藁削去與逆人骨肉俱化爲
灰燼而亦不沒其實著之錄中春秋內大惡不書
諱之也諱者不忍言也甚之也文字簡嚴書法隱
然自見况又有素臣之手在至劉文泰一案雖不
可並論然武皇未登極卽已下獄孝皇未葬
加杖盡法則罪人旣得無煩它說矣

醫民

徐應明號澱溪蘭溪人少與趙文懿公同學趙曰
有名應明意不自得一日謂曰汝醫國吾醫民各
行其志可乎趙曰國醫賒且不必遂民醫實人求
我而應之造化在手矣遂從時師遊厭而去之遇
異人有別傳決生死遠近或預訂或逆定皆奇驗
遊楚中諸名公爭致之有欲傳其術者曰必有活
人心地則可蘇中翰惟霖有隱病脰之言狀約于
一年前無一字虛發蘇將師事焉忽一日卒人以
爲僊去不歿也

用時文

辛酉余有不寐之病徹夜宛轉心火焦灼諸醫束

手不得已檢古方試之無一驗愈困自分必死命
孫子信手抽架帙指八字定吉凶初得龍爲祥之
來五字甚惡之又得用時文三字不可解館客邵
生持王宇泰證治一書至悟曰得非醫家之時文
耶檢不寐一款其方自丹溪迤至末有戴元禮二
方平平無奇恍然曰時文在此矣服之就枕卽臥
次日稍平漸漸調服而先一月膈病上下如分兩
截中痛甚不能支余友繆仲醇至用蘇子五錢卽
止蓋余危病自丁巳後此爲最甚去死幾希僅存
之年可不自愛乎

書蠅

諸生俞某久病家赤貧不能具醫藥几上有醫便
一冊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
甚厲止于冊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
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應病且有瘳乎
徐展十數葉其蠅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黃湯也如
方製之而苦無犀角俄出門失足踏坎中甚痛以
爲石尖視之犀也服數劑得愈

本草

唐高宗時于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民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灰性

醫書云燒灰存性存性二字最妙可見萬劫成灰性未嘗不存今人當陷溺之後四端時露卽灰枯骨猶能蔭後惟業重毒火燒然不畱則性滅天地聖人無如之何

醫不治老

賈敦實曹州人唐貞觀時歷懷州刺史永淳初疾篤子孫延醫却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

寒疾免禍

武元衡遇盜之時裴晉公首裹氈帽雖傷不死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一日六月三日晉公嘗有寒疾盛暑裏氈故也

熱疾得寶

貞元中淮南一小將得熱疾生癰皮肉如水晶其家以銀鑽刺之堅不可入氣垂絕俄有鼠嚙破大呼而起墮一物五采燁然堅滑有紋甚細貨之得十千病亦尋愈

奴婢瘧

瘧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瘧晉人曰君子不病瘧蜀人以瘧瘧爲奴婢瘧

搯瘤

楊佛子頽下生瘤大如覆瓿一日由市歸中途值

一操瓢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
蓋卽與殊無難色行一里餘瓢者用左手搯佛子
癩右手拊背曰患可醫汝何報佛子笑曰勿欺我
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後當過君治癩先口授折
骨方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邈不知所
之矣佛子歸語家人痛悔不得治癩方明旦視頰
下癭忽不見家人驚恠捫其背則癩還在背矣人
始悟佛子遇異人

博字

正統三年八月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傷寒手左
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實以聞逮至京驗治
釋去

指紋

成化二十一年有莘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紋
形紆曲僅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時輒搖動弗寧
興憾焉欲剉去之一夕夢一男子容儀甚異謂興
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禍余後三日午候
公伸手指于窻櫺外余其逝諸至期雷雨大作興

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性病

滁州孫存字性父號豐山與霍渭崖同榜最相得
自禮部主客郎中守贛州長沙調荊州與吉府承
奉李獻相許待理凡四年復職補處州官終河南
左布政以拾遺調簡抗辯自明請致仕一生彊項
清節過人而卒無子其同年二人相遇問豐山何
如曰好固好只性子尚在其一人對曰雖是性子
却解得快豐山聞曰此所謂性病也終身不瘥二
字最佳亦何用瘥

豐山方待理上疏極口詆撫按之畏縮嘉興孫璽
爲楊州同知亦以抗中貴被係待理致書勘事鹽
使者極口詆其徇畏至不忍聞孫後事白陞叅議
卽蜃川尚書之父也先輩之抗直如此而用事人
狐媚不職固在在皆然矣

二國公

國朝上公有疾者二人一曰定國徐永寧二曰成國
朱時泰永寧中山王五世孫讀經史通書法襲爵

時年甫十三忽遘風疾久漸沈瘖間出觀戶外有
貴近臣恃寵驕縱者道路側目莫敢近永寧密伺
奮擊之其人策馬走僅得免若是者往往而然或
疑非病其中介介有黑白及問之輒失度時操筆
研折簡通親舊或作高昌西番字蓋少所習也卒
年六十四妾丁氏侍病日夕不懈至是亦自縊于
寢旌曰貞烈時泰東平王七世孫善鼓琴工詞翰
嘗之舅氏飲聞爆竹聲驚起繞室求之不得遂患
心疾父定襄王希忠僅一子治之萬方不效居室
內簡直自縱任性而行家人莫敢違至見賓客循
循威儀未嘗有失其疾數可數發更十餘年定襄
薨疾益劇至不能執喪顧時時哭泣詔准襲爵強
起受命竟不能拜表稱謝尋卒年二十九夫人陸
氏錦衣炳女亦以痛悼卒凡越五十三日不得旌
陸甚賢夫既有疾懼其媠媠正顏肅容勿與一嬉
笑遂不敢犯念其無子廣置妾媵每一當夕輒使
傅母守有娠遷煥室厚奉養凡四子二女皆如已
出一襲封一出繼叔太傅希孝竊謂陸誠可旌而

一病兒多子雙承兩支竝茂則東平陰平之餘澤也

二主事

天順二年十一月乙酉朔吏部主事曹恂已陞江西叅議至通州以病回京尚書王翱以聞上命仍爲主事歸家治疾恂不平晨入端門遇翱捧胸搥其面大呼錦衣衛官曰此老姦當擒也忠國公石亨陳狀上命錦衣衛執訊之欲重加以罪王閱其實病但擯歸不用且勅有司閑其出入旣至家而病愈

萬曆九年十一月主事袁某狂誕爲江陵所喜監兌浙中盛儀從呼叱同知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而止視二司蔑如也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相值不引避巡撫捶其隸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髮而走隨輿衝至柵門拉之仆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爲之調解未幾告歸墮水死

二御史

胡莊蕭公松滁州人讀書講學不見它客性尤高
簡以大叅家居有臺使者素有心疾不事事飲醉
怒公却掃爲媢已遣吏發兵圍其第夜且昏黑家
人懼竄立盡公不爲動秉燭坐堂上讀書自如或
勸公質臺使行李撫其不法事許于朝公但頷
之曰吾方愧仁禮未至內自反爾敢與較哉會使
者醒解慚而捨去

嘉靖十三年御史李新芳行部至廣平縣城門發
鏡驚而怒笞鏡手并笞知縣周謐又用左右譖連
及典史田經付推官楊經鞫訊謐等不服經以獄
不就恐新芳怒盛重違其意乃文致他事誣謐經
侵分修城錢緡坐以監守自盜律廣平府知府李
騰霄不能平詣新芳辨折辭氣頗厲新芳愧憤遂
誣騰霄主使謐謀害已并奏之而遣推官楊經秦
新民馳府執騰霄騰霄拒之稍集衆自衛新芳復
劾其拒城爲亂檄兵備副使楊彝勒兵三千人往
捕之騰霄棄官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佩經歷吳
尚質皆走郡城一空百姓奔走爭門出蹂躪死者

甚衆新芳復遣數百人追騰霄等下令得騰霄者
予三百金追至趙州及之執騰霄繫唐山縣官舍
而子孝佩尚質歸皆笞之數十尚質立斃騰霄謚
經屢訴于朝巡撫周金亦奏新芳謬妄及經新民
怙勢作威爇發兵激變之罪上勒新芳回籍遣
給事中王禎郎中李楨往勘得實以聞遂逮新芳
楊爇詔下獄俱奪官

四中書行人

中書舍人劉芬真定人嘉靖己未進士有文才而
清狂不慧每爲人所弄至躍空攀天投淵覓寶
溺幾死亦不悟也嘉靖三十九年德王之國黨除
長史或戲之曰吏部將以爾爲之芬大怒卽馳往
吏部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罵而去鵬以
聞詔錦衣衛逮送法司拷問黜之

嘉靖六年十月辛酉行人潘銳素病狂易時
道銳不與意不無少望會病發謁禮部尚書
問王安石何如人萼不答因及所試文字語多
謬萼謂銳意不平語之曰子苟有志勉之不患

廷不用銳日今知縣及翰林院俸太薄宜
 乃可責其貪萼乃盛氣答之曰豈有餓死知
 林耶銳艷然出愈益病明日具疏言萼論及
 欲多戮貪吏去內豎且許臣為御史擅朝廷
 大不忠欲奏之從班中躍出 上怒下錦
 治萼自辯銳所奏皆妄因上銳試卷以
 上曰銳小臣狂悖妄言業已下吏鞫問卿
 意及訊銳果病中語初意坐不得拜道
 下刑部常銳奏事詐不以實律于是罷

別仕

傅楫南安人正德六年進士祖凱父

第楫有文學既登第授行人痛繼母

父之死有所不可知者一哭嘔血

佯狂喪心朝立風日中夜臥地上

朽腐之物食之至所著作上薄

或雜以鄙俚字往往持帖市門

廢人行人亦自隱也既佯狂久眾知父

戲而急繩之取蒲鞭之僮佯哭行人取白

乃不覺痛易以挺遂搥死時時袖筆研走片臺
釋乾文言義題兩廡皆徧有見者請所不解則
胡盧去直指某下車卽往謁行人不爲禮直指
行人突至儀門磔之以石曰立乎人之本朝而
不行耻也遂出行人多從市上投石齧磔人遇善
人則笑遇不善人則哭常至山中有虎來前行
人則當前坐虎竟去

行人司憲性狂易好啖生肉丙戌進士使高麗
例有蟒衣玉帶之賜此到彼國將命時與國王
見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馬拜客人皆竊笑
一出城卽用八轎馳驟入遼設中軍官作威重如撫
臺遼撫爲韓耀忤人也來拜稍遲不納大相忤且
自誇入朝卽爲吏科給事中先期咨訪賢否得
失韓啣之囑隨行者凡一言動一禮物皆密籍以
報使事畢未入京而韓疏至被逮以死其二親亦
死辱命殺身真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陽以給
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帶八轎余以書諷止之
至聞與撫臣徐學聚大相左黽勉了事而歸陞太

常少卿未幾歿夏本仁慈人乃止于此可憐也

病舉人

廣東舉人王樂得病因爲祟所附或學日者或相士或堪輿抵掌譚論若素習并其聲音笑貌無不酷肖時亦奇中兼亦索謝好事者因以爲戲餽之銀錢得卽付酒家自歌自舞稱曰三通道士家人百計禳而醫之無效一夕墜水死

星相堪輿

相法堪輿三代前已有惟星命起于唐之李師中來自西域存今日士大夫人人能講口口去講入大有講他人命者講著甚的

無生日無相

馮道之相酷似杜黃裳賈似道之相酷似韓魏公道自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在天福中爲上相晉帝問之欲致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算命而當時有馮玄豹者工相術能于下座識明宗之極貴獨相道無前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可不用亦省許多事

庚甲相同

保祐中孟無菴珙開闢荆襄嘗單馬出巡見漢江
一漁者狀貌奇偉捉巨鱗避于道左無菴問其姓
名與年庚則年月日時皆與己同異之邀之俱歸
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
與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于陸故貴某生于舟則
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漁爲活自足若一日富貴
實不能勝必致暴亾再三強之不可而去孟悵然
久之曰吾不如也

江右張見庵鳴岡吳中徐文江申同年月日時張
第庚辰徐第丁丑同縣令同臺徐爲通政使家富
一子登鄉書多兒女之戚張爲侍郎其家與子則
非徐匹同時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縮如此乃
知天有所奪必有所予不必營營矣

鶴雛

楊億之初生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僊託
化旣誕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
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狄

有契乃追至江濱開視之鶴已蛻而嬰兒具焉體
猶有紫毳寸餘既月乃落

黃熒莆田人正統庚寅母林氏夢虛空中紫衣人
呼授以物舉衣承之得鶴雛是歲臘月十有八日
生公鑿形者謂之鶴相冠帶衣履書畫百物精緻
虔潔居宇絕一塵既老樂五松號五松居士人謂
得鶴之性

李口許頭

李固言口吃接賓客頗窘緩及人主前議論乃更
詳辯吾師許文穆公對人頭常岑岑動入侍直凝
定如山

官太師

張憬藏神相也劉思禮從之學相術景藏謂思禮
歷位刺史官至太師後某得冀州謂太師非佐命
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
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成大事謀洩坐誅所
累名士三十餘族死者千餘人然則太師之相信
憬藏所悞抑劫運不可逃憬藏明知而亦竟無如

之何也

高低眼

趙方爲京西制閫容貌古恠兩眼高低一眼觀天
一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

識張羅峯

王相以御史謫判高郵相有精鑒張羅峯以落第
候除相一見奇之謂曰十有異相他日所就奚止
科第因厚貽之羅峯旣貴上疏曰相以忠鯁蒙詆
宜卹詔贈光祿少卿諭祭祀光山人字夢弼爲御
史有風力屢劾錢寧江表

侍郎鼻

曹本字子善滕縣人漢曹褒之後也父思明嘗夢
數人以車載篋至門問曰汝曹某耶思明應曰是
也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隸人支體也思
明受之一人後至謂其人曰曹某當得一侍郎兒
何故以隸體與之其人大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
已散盡奈何後至者顧視篋中良久曰此不一侍
郎鼻耶遂復與之已而本生 國初果爲刑部侍郎

郎

形似

相法謂人形似禽獸者必大貴不知禽獸形中亦有似人者否世間原有不作惡及吃苦爲善之禽獸轉生爲人比得人身若不作壞地宜更進可省可省

神術

星士胡宗成化間遊京師謁吏部侍郎尹旻漫戲曰此誑人者將何之胡曰明公未試以爲誑試一人存爲驗當知小子神術耳因出翰林邢讓支干示之曰明年八月此公必死邢亦聞之明年六月以祭酒陞禮部侍郎矣會饌錢事發念其言引罪坐除名過溇縣見岳蒙泉岳問何以不深辨至此曰術者謂余今年當死今但失官薄同事者罪所謂有陰功者不歿正此類也至八月朔拈易自占得臨卦投策歎曰詎謂胡宗驗乃至此蓋卦辭曰八月有凶故也至十八日果卒可見死生有定原不可移而邢或先辭官不做侍郎則又未可知要

之數已前定無可奈何而術者偶驗未必盡是通神也

長人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三尺日飲斗餘行倦則倚市簷憇坐如堵墻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罹其聚民乃臥而泛之河至望僊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緇童眉長尺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沓炷香施資謂之活羅漢皆非賦形之正近于人妖矣

胡梅林在浙選長大人列轎前示威我湖有陳姓者與焉余庚午年應童子試經縣治前見之長亦丈餘倚屋簷食入縣門求舟帽與楫齊縣尹方亮進士辛未見而揖笑曰何舟可載選最鉅者與之僅蹲于前不能入艚中也

資表不足恃

近地有沈姓者少聰慧年九歲應試知縣奇之命

海幢小品 卷二十五 三十三
題作破以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
第五爲題應聲云政平于上猶有干政之人俗美
于下不免負俗之累大奇之以爲神童後以驕惰
無所成流爲訟師有淳姓者少亦負俊讀易以四
日畢能七步成詩後亦無成徽人有方姓者生豈
大雷雨龍掛屋脊比長方面大耳垂手過膝咸謂
貴徵終身食肉癡蠢而已天資旣不足恃而奇徵
亦豈盡驗耶

尼山龍虎山

孔子以萬世爲土崇祀世封不必言其次則張真
人雖異教與吾儒不可並而延世並天地則同非
但天意抑亦地靈尼山龍虎山之秀固天下第一
風水也又有異焉成化五年衍聖公孔弘緒坐罪
當歿以大學士彭時救奏免桎梏散行就理黜爲
民此二月間事至四月真人張元吉淫暴坐罪凌
遲後免歿謫戍久之放爲民是何吉同而凶亦迥
合且又同歲耶

檄維樟鎖

襄陽有萬山在上遊形家謂襄若後隄若維萬山
砥柱江流則其極也山有寺曰幽蘭經言道安鐵
佛夜遊因而布列圭峯以講經棲宿其中旦暮鍾
鼓謂之固榭嚴維以壯形勢寺後改曰禎德吳江
城當太湖之衝舊有詩云長橋爲鍊塔爲樟垂虹
爲鎖鎖吳江有時塔倒長橋斷吳江依舊白茫茫
然其地與蘇州諸山相聯淺時可褰裳直至治平
諸山乃余所親見者

照天燭

范丞相致虛家居東田朝山有石尖甚聳夜每發
光名日照天燭時范族仕達滿朝後爲堪輿所賣
鑿去其頂曾不踰時悉褫職以歸

裡眠

楊萬大建安人好恬靜結茅武夷漁巖山水間夜
則懸燈獨坐弦琴詠詩以自娛山下有津渡一夕
有道士黃冠玄服貌甚偉往武夷宮牘不得濟扣
門止宿自後數往來萬大禮之久而益勤它日後
來謂曰吾非世人也今當歸洞天特來別汝吾觀

汝所爲甚善天必有以報之汝老矣其在後人乎
命舟欲與偕去萬大始異之既而戚然告曰吾二
親喪未卜窀穸豈可乎遂十日以待汝襄大事與汝
偕往未晚因與其僮至澗寧豐樂里指示溪灣秀
峯下曰汝于某年月日奉父母柩於此俟有白狸
眠處卽葬所也白狸起卽葬時也萬大俟期奉柩
至山中果見白狸如所言葬之不逾年而他處子
孫聞其地饒衍多來居之因名其地曰楊墩墓曰
白狸時年已九十有七嘗晝寢夢前道士來迎曰
汝今家事畢當與俱去覺卽沐浴更衣端坐而逝
太師文敏公卽其後也

文敏歿後謀勅祠堂御史伍體馴郡太守劉錢其
門人也謀于公之孫景通以第東廢廩與之後有
齟齬者請于朝允之至成化三年落成距公歿
二十四年矣

天馬山

葉少師臺山居玉融東南六十里其山自黃蘗東
行三十里突起高峯曰大吉又東逶迤三十里爲

黃鍾山形如覆釜更十里三峯連絡如編貝曰三山自三山折而南五里許有山秀而拔曰福興山逆折而西亦五里許曰天馬山復自南而北舒爲橫阜如列屏然其居負之而面天馬山其中有石隆起曰大石山右曰鳳跡山左而下者曰鐵臺山自大石山展而北突起曰豪山倚居之肩天馬山破裂如火燄形家謂之廉貞居人稍嫌之少師將樹而蒼蔚焉以告青烏李生生日君謬矣君居所以佳在此山也樹焉將凶其父老曰然往山嘗樹矣樹可材也而鄉無寧歲後赭其樹遂無恙于是罷不敢復言樹而居之左有樓焉李生復勸去之少師曰此青龍也何傷生日君但知青龍而不知爲劫方耳遂徙其樓

蝦子

舒梓溪先生微時館於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許適其主爲羣盜所誣罄家產求脫尚不能給賣其妻以給先生方歲暮解館歸其夫婦相向泣甚楚卽辭修儀并他生所致者盡與之得免於難先

生既貧甚其內子以先生歸遲不舉火者二日須
館金甚切及歸恐室人徧責不敢以捐金事告內
子見先生之歸爲可恃喜甚而無所給炊以進先
生愈益愧憂見於色內子慰勞之扣得主人鬻妻
之故卽問鬻值幾何何不卽捐館金與之使其夫
婦如初先生輒揖云業已與之今無以食貧不敢
與汝言也於是兩相稱快若身免之殃而去其累
了不知朝夕之計無復之也內子乃持筐出於屋
芴澗中漉蝦子少許歸復持瓶向隣家借酒與先
生酌之時已夜先生忽見一蝦子甚大出其兩足
夾于盂外因偶出聲曰蝦子脚兒躡鬼卽于門外
續曰狀元定此宵銀環金鎖鎖簾捲玉鈎鈎先生
與其內兩相錯愕焉明日雪甚先生出賃于知親
僅足支數日有形家者至其家先生覺有異事之
謹形家者感其恭而憐其匱乏乃問先生有先人
未葬者否曰正急此恨貧無能葬也術乃指其近
郊某所語先生曰此中有大地尚無主余周視數
載矣爲美女梳粧形前有銀環金鎖珠簾玉鈎莫

若乘急余爲君家卜之乃爲檢其年月又只在次日最利先生暗喜其與鬼語合而謝以匱不能舉棺及封窆術竟爲畫策且出橐金資其事而乘夜葬之四鄰無知者不數年先生廷試第一彼形家者終無所蹤跡其鄉人至今能道其軼事如此

預卜佳地

公東塘先生名家臣臨朐縣人隆慶戊辰進士庶吉士編修謫廣平推官陞南戶部主事過里中轉墓至黃山下謂子鶴曰此佳地沒而葬此可矣

聞言恠之旣抵南病作鶴往迎至徐州見夢曰吾不歸矣黃山葬地無過趙氏北牆下鶴大驚起赴公已卒滁州蓋卽見夢之夕也旣尋得地葬有日矣卽不知所言趙者何鶴臥柩側夢一蒼頭馳告曰闕前遇一石橋奈何相與往視之儼然古塚堂宇宏麗朱扉四啓隙中見一燈熒然已而朱扉開燈爆有聲光大起如晝北壁有銘而缺其角曰宋貢主葬處也生嘉祐至道間一轉爲某官再轉爲戶部主事推官云旁有書四厨劔四皆銀室鶴拔

海幢小品 卷二十五 二十九
劍舞遂覺覺而悟宋貴主之爲趙氏也越數日方
葬而甘泉出芝草生至萬曆辛丑鹺成進士庶吉
士編修今爲侍郎文行一時推重余曾通書得躡
跡亦奇寶也太史官不達身後得吉地昌其後豈
偶然哉

墓水禍福

李景隆未停爵時傍墓山口忽啓一泉衝其塚後
樹木漸枯不久禍作幽廢死迨弘治初復有爛石
橫墮中流正逆阻衝處水遂分散三 物而後停
生髯松不三四年蒼然交蔭未幾求其五代孫璿
爲南錦衣指揮使嘉靖中紹絕封進臨淮侯祿千
石

崇明三沙

地氣盛則土增如蘇州崇明縣在南海中唐武德
間湧二洲號東西沙宋時續漲姚劉沙與東沙相
接建中靖國初又漲一洲於西北今謂之三沙此
則蘇郡東方門戶羅星也

禮部井

穆廟時關西馬乾庵自強以大宗伯入相後三十年
絕響司官止陞太守又以東封事至空署逐其餘
忤旨遷謫者尤多江右范含虛謙既爲尚書故精
形家言部有舊井已湮復開新井范熟翫良久欣
然曰得之矣闢舊塞新必有奇驗果司官穩帖聯
擢京堂吏部若督學無復作知府者而范乃暴卒
其以大宗伯卽家人相者歸德沈龍江鯉山陰朱
金庭賡又數年李九我庭機以左侍郎署印孫鑑
湖如游以尚書皆大拜可見堪輿未嘗不驗特不

驗于起念之人耳

又于穀峰以舊
宗伯召大拜

土龍

相傳吉地有土龍之說未之敢信顧涇陽先生之
宅前對膠山後枕斗山龍自西來宅左右介以水
氣厚脈清其尊公以貧士卜宅生先生兄弟五人
皆魁梧俊爽而先生與弟涇凡禮部少以文章著
名晚節先生以理學稱重最長涇白公爲光祿丞
亦奇男子也某年光祿于西徧掘土上中有龍形
頭角皆具役人驚而剝之其膩如脂光祿聞亟往

止而掩之則散奪無餘矣未幾光祿與先生皆卒而東林之社遂被言者痛詆天平人乎地乎亦關氣數其又何尤

八卦獻地

蕭霽唐宰相復之後家廬陵楊行密割據稱吳王用爲武寧令時縣令握兵故稱將軍吳私茶禁嚴過客袁八卦犯令當死蕭釋之乃獻墨潭石牛潭爲葬地石獅潭以居潭今吉水螺陂是也後之子孫貴盛廬陵舊宅爲蕭將軍祠然則袁乃地仙蕭遇而釋之必有仁德得天非偶然者

坏土善祥

張弘範滁人建炎中劇賊李成掠淮南遺骸蔽野張躬負畚鍤埋瘞之一夕夢四人前告曰某等避難死淪某所胥井中人無知今闔郡被公德而某等獨不得一坏土幸公哀憐收之覺視胥井得骸瘞之未幾復夢四人者前致謝張居鄉逡巡懷仁樂善人有病予藥死予棺卽貧不能婚姻予財無吝不樂仕出監揚之柴墟鎮尋謝病免樂其風土

家焉將葬其父有田叟迎立問曰若非求地者耶
 曰然因問之故叟曰余晨起田見前溪兩豎相撲
 往觀無睹既還復然已而更往聞如也是必善祥
 子曷往試乃見後山隱起綿亘左右兩溪匯流其
 前屈曲逝卜之吉遂以葬焉他日郡守趙善仁通
 堪輿家言以其地肖浮脾須水溢卽應未幾官浚
 濠堰下流東堤瀦水會雨暴漲水環墓是歲範子
 巖登第範妻鄭氏尤賢常先意佐範施予如不及
 里屋有病不能自食者爲糜置門俾自取不問所
 從也後巖爲叅政至太子太師推恩範如其官少
 子嵩力學知名出作守貴戚繁衍人皆以爲隱德
 報云

不可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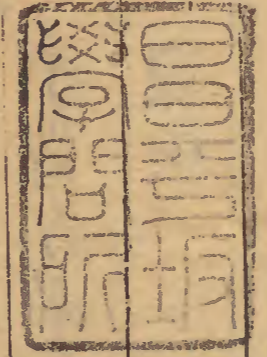
風水可遇不可求尚矣看來天壤間大地自正結
 都會外如郡邑如村落其大家世族皆一一占定
 占得者累代相傳卽中衰必復興間有不盡然者
 又當別論非地之故也余嘗謂帝王之封建雖廢
 天之封建未嘗廢要在脩德以承之所謂祈天永

命者是也如何是祈決非禱禳之類其有求而得者亦是天意乃善祈之驗祈字含蓄求字淺露先聖所以陋執鞭者余求之三十餘年陋已甚矣急急味祈字已晚噫誰非天乎不若息心之為得也

八月十三日閱訖

是日涼甚

述齋



品卷之二十五 終

